

南宋文录

一
函
六
册
函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一目

題跋

跋劉御史述帖

魏了翁

跋虞雍公允文折虜使奏劄

魏了翁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稅等十事

魏了翁

跋傅侍郎奏議後

真德秀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真德秀

南園六老圖跋

陳振孫

跋劉翠微罪言橐

文天祥

跋彭和甫族譜

文天祥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祝文 勸諭文

石灣禱雨文

陸九淵

端平元年勞農文

魏了翁

權遂寧府勸農文

魏了翁

延平勸農文

葉八筠

弔文 祭文

弔國殤文

李綱

弔墨蹟文

鄧天肅

祭陳同父文

辛棄疾

舉韓文

范成大

祭趙德莊文

韓元吉

祭趙忠定公文

蔡杭

祭歐陽吳齋文

文天祥

祭鹽官三先生文

魏伯恂

謚議

劉屏山先生謚議

張礪

朱文公覆謚議

劉彌正

故邕州安撫吳公諡議

南軒先生張子諡議

洪芹
孔煒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一

吳江董兆熊元輯

題跋

跋劉御史述帖

魏了翁

劉公爲禱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滕章敏
爲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爲非是且其
語并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玉錢安道旣謫監當公爲之倡得禍宜
不輕微馬范二老力救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
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宰執雖于臺長不惟
無所關白也又從而并擊之眞可畏而仰哉介甫旣開其端後來
之柄國者又爲介甫所不敢者矣

跋虞雍公允文折虜使奏劄

魏了翁

開禧元年虜遣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以十二月二十有七日見
于紫宸殿容止倨傲持國書逡巡立若將要上爲起者閤門覺其
意奪書以進之傑益怫不平贊拜復端立不動公卿以下倉皇未

知所出先是了翁仕成都日于忠肅公之孫某獲闕公乾道折虜使奏劄竊所歎異每以墨本自隨至是以館職班裏見還至殿廡偶間慢使頗類前事乃以誦言于朝而在列之士亦冀速達轉相口語少選則聞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忽遂前奏請駕還內殆如乾道故事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故事越二日使介三節人俱游天竺寺謂之出山尋命寢罷鄧友龍時以夕郎館客尙慮之傑反覆牒議正旦朝見儀凡一再往僅報云來日權行折身又所賜薌茶不受某聞其詞意尙涉驕蹇遂以公奏劄墨本達諸春官侍郎李公壁將轉致于宰輔由是諸公始曉然知其事然間侂胄猶謂此謝開之之所爲不知開之秉政尙後此十餘年也越翌日某因從三館取會要實錄國史聖政厯諸書徧加披閱于忠肅公折天錫事或無所載或略及之率與趙文定公所書抵牾而實錄則又削去問起居事仍書垂拱殿賜茶酒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閤門事王抃上言云云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以專美于抃而抃詞止議

受書之儀復與此不合于是不覺憮然歎曰夷夏之分此非小故也而史之闕顧若此況自吾有狄難爲所憑陵厥非一日東都之儀北使進書跪于殿下內侍啟書宰執受讀而後使人升殿長跪傳道虜酋之語問主上起居事體蓋若此迨紹興速于和戎乃始過自貶損至廷論固爭僅使秦檜攝冢宰受書雖謂善于權宜而慢書悖使名稱不正屈辱已甚今不堪復言矣至采石之役虜氣甚索首遣信使于我昉用鈞敵之禮然後威令復正朝廷以尊公所諭遣王抃使人之詞謂問起居事行之又將十年正指采石以後也然則采石之功于國家所補豈淺淺者在廷之臣和戰異議旣未能乘機以復境土而所幸通使自彼則操縱抑揚惟我實制由是將盡還東都之舊亦無難者而高忠建之來責臣禮請土疆迓使之論乃謂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二三時賢爭之不勝故其所裁損僅十有四事耳視南渡之初固已差彊人意較東都之舊則尙多餘憾且忠建之登進國書也猶不肯用新儀

陳文恭公康伯雖能折之以誼然猶是館伴掣其書乃得進呈誠
未有若乾道七年之最爲得體者也太史氏所當書以詔來世而
于此俄空焉況自乾道辛卯距開禧乙丑不過三十有五年使某
所得公之墨本偶不在篋笥間則諸公但謂前有陳長卿而後有
謝開之曾不知虜用敵禮于我昉于采石折北之餘此繫誰之功
而因變制宜使虜氣撓折國威用伸如趙文定公前後所云其事
亦未有以加于公之右者徒以文獻不足無所攷證其有能言之
者或僅出于區區蟣蝨之小臣可歎也王抃嘗爲公傳諭虜使然
則抃蓋周旋其間而身履目擊者也淳熙八年去此未爲遠也而
北使魏正吉蕭梅來賀正且要人主起受書如舊儀人主難之方
改日引見抃于前事豈遽忘之邪乃徑許使人明日以舊儀見此
獨何哉雖然彼老夫小人自有肺腸不足道也當時惟趙忠定公
以從臣爭宰輔之臣授館之使此何等職分未聞一言及之而委
之于一閭門雖卒出于抃以救其失而損威辱國固已無及此又

何也攷其當時所謂宰輔者則謝開之乃執政之一也不知韓侂胄何所據而尙云爾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敢附益其說于奏劄之末以備太史之闕文云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昉等十事

魏了翁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尠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旣爲羣小所汨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然其間詆謾調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于紹聖而實昉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厯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略小人終日爲不善遑恤乎人言惟于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間見于時人而筆削于家乘野錄者父

兄弟姻戚友朋間轉相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蓋有不與秦火俱燼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裒稗焉豈特有補于史氏之闕亦足以爲後來蔑惡怨正者之儆云

跋傳侍郎奏議後

真德秀

右竹隱先生侍郎傳公奏議十卷建安眞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于前而刑禍怵于後尠有不委己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于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一黜而悔者有矣若再三黜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于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之于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爲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爲郎爲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爲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他人

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撓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爲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于好惡之私而其卒至于橫流而不可救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徼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于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災旣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達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席以歸及事變旣極公之言遂爲靈著大蔡上亦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于其職蓋公之爲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馳驅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爲諫官御史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纔五十餘日所上亦十

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席闔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攷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傳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爲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爲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爲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于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爲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于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旣幸挂名于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眞德秀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于親之爲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于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于子全而生之者也

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于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則爲辱其親矣尙焉得爲孝乎然曾子于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于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于啟手足而後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爲古者文菴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于有生之初習射御于幼學之際凡皆爲菴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間爲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茶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爲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其勉焉

南園六老圖跋

陳振孫

慶祿六年吳興郡守馬尋宴六老于南園酒酣賤詩安定胡先生
瑗教授湖學爲序其事六老者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

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玟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于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余嘗攷之簡杭人也或寓于湖范說咸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蹟可攷獨張維無所攷及周明叔使君得古畫二幅號十詠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卽南園宴集所賤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云于是始知維爲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馬守會六老之年實慶厯丙辰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于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于其間擢儒科登膺仕爲時聞人贈其父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然世固知有子

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厯丙戌後十八年子野爲十詠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爲太守爲之作序當熙寧王子又後一百一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爲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輯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瑛璧因細攷而詳錄之庶幾不朽于世其詩亦清麗間雅如灘頭斜日鳬鷗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今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哉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爲作墓志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

跋劉翠微罪言稿

文天祥

崔子作亂于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己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簸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

之詩陳公送之啟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
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于公
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歿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
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于崔而公得爲太史氏
之最後者祖宗敦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
方大出遺藁示余因感而書

跋彭和甫族譜

甫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爲與人
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
事雖爲人後猶將媿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玕後也今其
譜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
哉余聞晉沈勁恥其父陷于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
言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己不得不至諸公
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玕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玭

之言得不勉乎哉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奮于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于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于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寓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于某言文廬之所從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廬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于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于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搢紳游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哀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